

我的军装梦

贾兴旺

在艺术家的眼里,世间万物都是一种美。它镌刻着一段沧桑,浸透着曾经挥洒过的汗水,记录过顽强不屈的精神,更是许多以前一个压箱底的故事。

“立正、敬礼、稍息……”对着镜子里的自己,捋平衣服上的皱褶,端正领口,系好纽扣,然后抬起右臂敬一个标准的军礼,这种感觉对我这个没有进过军营,从来没有当过兵的人,就是一种精神享受。虽然已近花甲之年,但从前的那个军人情结一直揣在我的心里,它一直陪伴激励着我,是我不断进取的精神力量。

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,电影、样板戏和小人书(连环画)里,基本都是弘扬英雄人物精神事迹的作品。受当时环境的影响和熏陶,那时就连小朋友们玩的游戏都充满了“硝烟”的气息。

玩“打仗”游戏是我和小伙伴们最爱,一群半大的孩子聚在一起叽叽喳喳非常热闹,个头大、身体壮的自然就是“司令”,其余人都是“战士”。游戏的规则是所有的人分成甲、乙两拨,一群孩子对阵另外一群孩子。谁都认为自己一方是正义的解放军,对方才是敌人。于是乎,柴火棍子、玉米秆子,这些当时随处就可以捡上几根的柴火棍就成了我们手里的“机枪”“步枪”,地上的土块就是威力无比的“手榴弹”。

“冲啊!杀呀!哒哒哒……轰……轰……”一时间喊杀声、“机枪”“步枪”的射击声、“手榴弹”的爆炸声、冲锋号的鸣响声从每个人的嘴里传出,此起彼伏,那劲头要比看电影过瘾一万倍,那种畅快淋漓的感觉是现在玩电子游戏的孩子们所无法感受的。

因为玩“打仗”,那时候我们付出的代价也是非常惨重的,灰头土脸的小伙伴们回到家后被父母臭骂一顿是最轻的惩罚。尽管这样,但童年时代玩“打仗”始终还是最让我感到开心过瘾的事。

记得小时候特别流行戴绿军帽,能够戴上一顶军帽就是一种荣耀,感到特别神气十足。为了把自己打扮得像一名解放军,我的军帽、军装是妈妈买布自己缝制的,衣服做好后再拿红布剪成五角星和红领巾,一针一线缝到衣领和帽子上。再对着镜子看看穿上军装的自己,就像样板戏里唱的那样“一颗红星头上戴,革命的红旗挂两边”,再在腰上系上一条有五角星的武装带,然后插上一把塑料手枪,那气势要多神气有多神气。

“我长大了一定要当解放军!”童年时代的从军梦一直伴随着我,它深深地根植于我的内心,一直到几十年之后想当解放军的愿望一直都在,这也是我人

生的第一个理想和目标。

上中学的时候,我特别爱看小说,沉醉于小说中所描写的世界。那时经常停电,我就点上蜡烛或煤油灯看。于是乎,一双明亮的眼睛近视了,我成了家里唯一戴眼镜的人,这成了我这辈子和当兵无缘的原因。

记得1995年我在五家渠兵团党校学习的时候参加军训,第一次穿上迷彩服走队列,内心还是挺兴奋的,仿佛自己就是一名解放军战士,那会儿夜晚睡觉都不想把迷彩服脱下来,就想着自己和军人贴得更近一些。

参加工作进入社会之后,周围的同事或朋友有些是曾经当过兵的退伍军人,仔细观察他们的举手投足和生活习惯,我看到了军人遵守纪律、诚实守信、作风严谨、雷厉风行等优秀作风。一位在部队曾任政委的朋友对我说,尽管你没有当过兵,但是从你的习惯和作风上却能看出一个“军人”的影子。

在城市管理局工作,穿上一身藏蓝色的城管制服,也着实让我过了一把当“兵”的瘾。领到制服的那天,我将帽徽、领花、肩章、臂章一件件仔仔细细佩戴端正,然后在镜子前把春秋装、夏装、冬装都挨着穿了一遍。望着大盖帽上鲜红的国徽,我肃然起敬。举起右手,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,这是一个公民对国家、对事业的忠诚。制服和军服一样,它表明的是某一种职业身份,在特殊时期更显现出一种神圣的责任和担当。

人生并不是完美无瑕,留下一点遗憾,把它揣在心里压在箱底,就像是一瓶舍不得喝的“老酒”,能够时常在心里回味也是甜蜜。

又是一年麦收季。放眼望去,金色麦浪翻滚,一派丰收景象,这景象也把我带回到从前的麦收时节。

我出生在农村,作为农民的后代,对农民在收获季节的期盼和惆怅是刻骨铭心的。特别是麦收时节,收麦的经历和场景更是难忘。

母亲总是头一年就操心抱鸡娃子,等到来年春天鸡开始下蛋,第一波鸡蛋攒下卖了准备春耕,第二波为收麦做好储备。进入6月,母亲带着攒下的一篮子鸡蛋,再抓两只公鸡,到昌吉市解放路市场去卖,再买回来磨刀石、镰刀、草鹁子(用稻草捻成的捆麦子的绳)等工具。临近割麦子的前两天,再捞些油香,宰只鸡犒劳一下大家。母亲和奶奶抽时间缝补麻袋,用来装粮食。家里还要盘个装粮食的小仓库,仓库有的是用土块砌墙,有的是用红砖砌墙,内圈和底子用水泥抹好,这样装粮食既干净,又可以防老鼠打洞偷吃。

刚包产到户,村上就一台四轮拖拉机,那可是村里的“宝贝”,主要是用于集中拉运粮食或是帮助困难户、孤寡老人,其他的人家大多是用毛驴车搞拉运。村上几家合用一个晒场,提前半个月要平整场地,放水阴场,阴好了再撒上麦草,套上毛驴拉上石滚子反复碾压,直到压得地面油亮,这叫筋场。场筋好了再盖上麦草,怕太阳晒裂口子。父亲是生产队队长,一边忙村里的事情,一边协调人手,组织村上的青年突击队帮助没有劳动力的家庭抢收小麦,家里的事就靠母亲了。

母亲干起活来比年轻人还利索。头天晚上吃过饭,她就开始把一家人明天割麦的镰刀磨好,草鹁子在水渠里浸透,再把水空掉,保持潮湿,因为干了容易断。早晨5点多,我们起床时,她已经熬好一笼热气腾腾的刀把子,拌好凉菜,烧好一大壶茶水。等我们吃完饭,到了麦地,她把草鹁子一捆分两半,每人腰上绑一把子,哥哥和妹妹分到她的两边,每人两行,她站在中间左右开弓,一次三行。母亲熟练地割几镰刀,把割倒的麦子用右手的镰刀搂紧控制在左脚面上,腾出左手在腰间抽一根草鹁子放到地上,再抱起割好的麦子放到草鹁子上,不多不少刚好草鹁子能扎紧。母亲割着割着就把哥哥和妹妹落下一截子,她三下两下就帮他们割一截子,还边干边给我们讲怎么用巧劲,还要注意镰刀不要伤着脚和手。那段时间,母亲背上的衣服总是湿漉漉的。我在后面捆麦子,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。太紧,挑捆子时容易崩开,太松,麦子容易撒落。

半个月后,家家户户麦子收得差不多了,开始拉麦捆子。有劳力没工具的和有工具没劳力的,大家相互帮助。哥哥和来帮忙的人往车上挑麦捆子,母亲负责装车。码捆子装车是技术活,码不好拉到半路一摇晃就会散了,重新装车既糟蹋粮食又浪费时间。我和妹妹跟在后面捡掉在地里的麦穗,看着一辆辆像小山

麦收时节

张国华

包似的拉麦车摇摇晃晃地走向远方,吆车的汉子布满灰尘的脸上汗水一溜一溜的,看到丰收的果实再吼上几句“花儿”,那种喜悦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。丰收是一家人温饱的愿望,是汉子娶媳妇的期盼,也是盖新房的梦想。

等麦子拉到晒场上,一家一个麦垛。到了晚上,一家派一个人在麦垛避风处掏出个洞睡在里面看麦子。每到这个时节,小孩子也放暑假了,大人们干活,他们在这里玩捉猫猫、打仗等游戏。晚上,就跟着大人睡在场院里,看着天空数星星,看谁数得多,听大人们讲故事,讲着讲着,就进入了甜蜜的梦乡。

要打场了,村民们把事先盖在场上的麦草去掉,扫干净,再把麦捆子均匀地摊开在场上,要薄厚适中,太厚了扎不透,太薄了把场砸坏了。摊好后套上毛驴或马,牛拉上石碾子开始转圈,一遍又一遍碾压,半小时后开始迅速地翻场(翻麦子),一场麦子从早上8点半摊场到下午6点多才能压好。开始起场,通过碾压把麦子从麦壳里解放出来,金黄的麦粒欢蹦乱跳着,大家扫的扫、推的推,攒成一堆开始扬场。男的看好风向,一锨一锨把金黄的麦粒抛向天空,麦粒随着风儿顽皮地落下;女的拿起扫帚,等麦粒落地时来回扫,饱满干净的在下面,没碾压干净的渣头在上面被扫出去,带回家喂鸡。这边扬完,那边筛的筛、装的装,父亲骑个自行车挨家跑着催缴公粮。这段时间也是交公粮的高峰期,每次都要排一两天才进入粮站大门。麦子干净点,水分少交得快,等级也高点,价钱也高一些;如果水分大、没扬干净,等级上不去,价钱就低一些。交完公粮,剩下的小麦拉回家放到仓子里,这就是一年全家人的口粮。那个年代的麦收时节,村民都默默地祈祷上天能多给几天晴天。割小麦的时候在抢天气,筛小麦的时候在抢风头,晒的时候抢阳光,一句话,一个“抢”字就是收麦的全部。

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,马拉人扛已变成历史,现在麦收已经实现了机械化,再加上科学施肥和机械化的田间管理,产量已经大大提高。麦收时,田野里再也看不到收割小麦的劳动大军了。望着眼前丰收在望的滚滚麦浪,感恩这个时代,让老百姓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。

